

柳文山 / 著

# 白领战争

又名：生杀24小时

早上起来，有人给你打电话，要你到公司**杀掉一个同事**，只因为这个人想自杀，否则，你就得死，而且必须在24小时内完成这个任务……



九州出版社  
JIUZHOU PRESS

# 白领战争

柳文山 / 著



九州出版社  
JIUZHOU PRESS

**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**

白领战争/柳文山著. —北京:九州出版社, 2010.7

ISBN 978-7-5108-0491-5

I. ①白… II. ①柳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086059 号

**白领战争**

---

作 者 柳文山 著

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

出 版 人 徐尚定

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(100037)

发行电话 (010) 68992190/2/3/5/6

网 址 [www.jiuzhoupress.com](http://www.jiuzhoupress.com)

电子信箱 [jiuzhou@jiuzhoupress.com](mailto:jiuzhou@jiuzhoupress.com)

印 刷 北京大地印刷厂

开 本 880 毫米×1230 毫米 32 开

印 张 8

字 数 173 千字

版 次 2010 年 7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108-0491-5

定 价 24.00 元

---

★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★

## 写在前面

2009年10月，彻底放弃了继续当白领的念头。

干这一行有6年了吧，一句话——表面很光鲜，其实很累。那干脆再回去干公务员怎么样？有个朋友是在民政局干了10年的公务员，现在是办公室主任，问最近怎么样，第一句：累，第二句：活着呗——尾音拖得长长的。感情大家行当不同，结局都差不多。

原先在一家500强的外企市场部做市场，待遇还可以，年薪18万，如果加上年底奖金也算得上是金领的生活吧。其实要不要继续干白领还是公务员还是其他什么，本质上，让我痛定思痛的原因都只有一个。

人活着，总会面临很多挫折与困难，这一辈子，苦难好像一直追着你不放。从小到大，小时候觉得赶紧长大，就能摆脱那些作业和父母老师的管束，等长大了，发现真正的麻烦才刚刚开始。累，活着，因为活着继续活下去吧。如果你是三十多岁的男人，你还要加上一个——职业发展的瓶颈。无论你是有钱的，没钱的，男的，女的，小孩还是大人，生活的压力好像从来就一直这样萦绕在你周围。摆脱它们，怎么摆脱它们，成了一个永恒的课题。

那生活为什么要对我们这样？

我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。这生活背后到底有什么阴谋呢，遇到这些磨难，我们该怎样应对？我们习惯于抱怨环境，客观条件，可是抱怨能解决问题吗？当生活像一把枪一样，抵着你的脖子，说：“嘿，哥们儿，赶紧去干活，否则我一枪毙了你！”的时候，你还要向谁抱怨啊，呵。

为什么要发出这么多感慨？

因为2009年8月25日发生的事情彻底改变了我，从此我开始重新审视眼前的这一切了。对生活，更是对人生磨难有了全新的认识。

这个故事是关于一个像我这样的小白领的，也是关于每个为了生活而辛苦劳作的人们的。也许你是富二代，老爸是国家领导干部，或者上辈子跟上帝老爷关系套得还不错，说，我这辈子不愁吃不愁穿，应有尽有。但是哥们，不管表面多么光鲜华丽，如果你拒绝内心的成长，你就永不会享受到蚕蛹蜕变成蝴蝶后的喜悦。

2009年8月25日上午八点十四分，这天早晨起来，其实也没什么不同，只是这一天早上我接到了个特别的电话。就这样，让我为之疯狂的一天要开始了。

我所遇到的挑战，也许有天会发生在你身上，没准儿正在你身上发生着。它带着某种寓意，但是它终将会到来，考验你我的生命力。

这个电话是一个陌生人打来的，他让我到我的办公室去杀一个人，只因这个人想要自杀！呵，而且他只给了我24小时……

如果有人拿着枪抵着脖子，要让你干前面这些，否则一枪崩了你，你会怎么做？我不知道你会怎么做，至于在这接下来的24小时内我都干了什么，都发生了什么，都一一记录在后面的文字里。因为那一天发生的一幕幕，虽然已过去快半年了，但是简直就像电影一样，不断地在我眼前重复着，每一个细节，每一个细小动作。这也是我要写下它的另一个原因——也许这也是一种解脱方式吧。

我是按照每一个小时发生的事情整理的，而故事主人公也用了第三人称，里面的地址人名当然也都是化名，不必对号入座。

我相信这故事不只属于我，是属于我们每个人。是的，你也可以参与进来。也许，这样的事情再一次发生在你我身上的时候，我们就有了免疫，能够更加勇敢地去面对吧。

另外，我这人有点赌性，喜欢跟人打赌。这本书的内容绝不是简单的陈述，里面暗藏了很多机关。如果你能破解，那就可以打开故事最后的密码箱——里面可是不菲的奖金。不过要动脑子，没那么好拿的，呵呵。

生活本身是一场游戏，你要做的就是个胜出者。而真正的高手是，你既是游戏的当事者，又是那个设局的人。

## 第一章 上午八点十四分

刚爬起来，头还是晕得厉害。怎么了今天？去了趟厕所回来，又轰然倒在床上。实在是累了，真不想起来上班，想多睡一会儿，可是没办法，不上班怎么行。胳膊伸出来摸索着手表，想看几点了，怎么找不着了？不会吧，放哪儿去了，手机呢，手机应该在吧，奇怪，D郁闷地发现手机也不在身边。手机和手表一般都是睡觉之前放在床头柜上的，怎么都不见了。

隐约想起来昨晚回来很晚。下班后和大头子一起陪客人喝酒，喝完酒又去唱歌，然后又是桑拿，都到后半夜才回家，现在头还很沉。昨天那个贾局长实在不敢恭维。长得白白嫩嫩的，但是细节动作却相当灵活。眼睛，嘴巴，还有那两只精巧的小手。这边三个手指轻轻握着洋酒杯，那边五个早已在小姐高耸的乳房上蠕虫般蠕动着，过一会儿又像弹琴一样轻弹在上面，再一会儿变成了佛手指，中指和拇指正好掐着人家小突起物转动，害得小姐咯咯咯笑个不停。

喝得正兴，大头子使了个眼色。D当然知道下一步是什么步骤，一切驾轻就熟。不过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这位儒雅的领导并不打算让下面的弟弟也一显身手，只好陪着他又去洗桑拿。在桑拿室里D才有所领悟——上肢灵活并不代表下

肢也灵活。虽然这个局长少了道程序，省了麻烦，但 D 对这种生活早已厌烦透顶。妈的，这手机到底是放哪了？

突然，客厅里传来“丁零零”的手机铃声。一大早的，谁他妈还打电话。一边郁闷，一边还庆幸手机没有丢。跌跌撞撞地跑到客厅，声音从沙发那边传来——可能是昨晚进屋时直接扔那儿了。

拿起了电话，号码不认识，不知道是谁。

“喂，找谁？”

“你好，狄先生吗？”

“是我，你是？”

“我是谁不重要，你是谁才重要。”呵，这小子有毛病吧。

“有事儿吗？我们认识吗？”D 忍着火，还是很有耐心。

“您玩过死亡游戏么？”

“你打错了吧，我不认识你。”

“没有，您是狄先生，我是死亡游戏公司的，我姓郭，您叫我郭先生就可以。”

“哦，怎么了？”死亡游戏，怎么还有这种游戏，听着生硬得很，浑身起了鸡皮疙瘩。

“狄先生，您是我们公司近期选定的雇员。”

“呵，我现在在上班，我什么时候去你们那儿应聘过？”很想调侃一下，但是看到墙上挂的时钟已经指向八点一刻了，没工夫跟这家伙废话。

“有什么事儿直说，没事儿我就挂了，我得上班。”

“狄先生，我要跟您说的就是您上班的事情。”

“怎么了，我上班？”本想把电话挂了，但这小子口气

倒挺客气，看还想干吗吧，D 硬着头皮继续听。

“您是公司选定的雇员。”

“我知道，你能不能快点？”

“好的，看来您也是痛快人，那我也简单说吧。公司最近推出一个新项目，叫做 DG08。大概内容就是，您按照公司指定的要求和方法去找一个正想自杀的人。找到之后结束他的性命即可。当您完成任务后，公司也会有相应的报酬给您。至于是什么样的报酬和奖励，现在还不便说……”

“有毛病吧！再见。”D 终于说出了那句话，刚才憋得实在是在是难受。不过是一个无聊的骚扰电话而已，等一下，该不会是偷话费的把戏吧，赶紧查了一下，但没减少多少，不是。那到底干吗的。

D 一边琢磨这事儿有点怪怪的，一边进到洗手间准备洗漱。哎，这记性，肯定是昨晚掉这儿的，手表就在洗漱台上。最近像得了痴呆症一样，经常忘事。每天感觉像被生活这个魔鬼揪住脖子拖着走一样，脑袋和四肢都是分离的，全都各自为政，各自胡乱对付着而已。

在 KP 公司，D 已经勤勤恳恳干了 6 个年头了。当初从所有人都羡慕的政府单位跳过来只是因为 D 总感觉那地方跟后院里的死池子一样，缺乏氧气，只有龟和蛤蟆能活下来，像他这样准备干出一番事业的人物来说是没什么前途可言的。可是真到了这地方，刚开始的豪气冲天到现在的疲惫不堪，D 有时候真的怀疑自己就是一个龟的命，却硬要装着像鲤鱼，很纠结。“白领”这个词原来是骗人的，发现被骗了之后只好拿来骗骗别人，骗好了别人再拿来骗自己说，现在还能怎么样。

靠着洗手池站着，镜子里死鱼般的眼睛，上面好像有膜一样的东西，像罩着雾一样，依稀有血丝。这他妈天天熬夜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。眼角处深深的皱纹像一道疤一样……不，这会儿可没时间看个仔细了。出来穿衣服的时候看见那张医院诊断书还在桌子上——那个医生说D得了焦虑性强迫症。现在的这帮医生真他妈能瞎编，还什么焦虑、强迫，懂点术语就乱比划。正在打领带的时候手机又在响。怎么又是那个号码？D很生气地拿起了电话：“怎么了，你打错了！”

“狄先生，等一下，不好意思。如果您现在方便的话可以打开客厅电视机下面的柜子看看，左边那个。”呵，这家伙真的有病。

没办法，D走到电视柜旁边，一只手拿着电话，把另一只正在弄脖子上领带扣的手腾出来，打开抽屉看，一下子惊呆了。里面有一把手枪！

“没吓到您吧，那是勃朗宁，是一把制式手枪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我知道您快要上班了，所以也不想太耽误您时间。您现在有两个选择，要么带上这把枪上班去，完成公司交给您的任务，要么不带枪去，但还是得完成公司的任务。这把枪既是想让您知道这个任务的真实性，也是能帮助您完成这个任务的工具。”

等着D的反应，看没动静，那家伙继续说：“如果您拒绝执行这次任务，那么公司会有相应的惩罚措施。不过这是我们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结果。也就是说——希望您能注意听，我讨厌重复我说过话，你从现在开始必须在二十四小

时内干掉公司所指定的那个想自杀的人。否则你自己就没命！”

“这，这到底是干什么？你们是干什么的？”D终于有了一点思维。

“您可能觉得这事情看起来有些荒唐，不过这世界上看起来荒唐的事情比比皆是。当然您那电视机柜抽屉里面的枪可不是玩具枪。那把枪里有15发5.7毫米子弹，能穿透最坚固的防弹衣。您可以置之不理，不管它，继续干自己的事儿，或者去报警，把发生的告诉警察。意思就是‘我不按你们说的做，你们能把我怎么着吧’。我很理解您的这种比较幼稚的想法，通常和公司第一次打交道的都是这个反应。”

“不过，稍微有逻辑思维的人都能明白，这把手枪已经在您屋里，所以实际上，我们是随时能结果您的性命的。顺便说一下，您昨天睡得跟死人一样，睡相很难看，不过我们也没有多打搅您。而报警这事儿和我想早点死是一个意思。等警察来了，他们能做的最多也就是处理一下善后而已，这不是什么好的解决方案。”

那家伙咳了一下。

“想一下，您拨110，等他们确实搞清楚是怎么回事儿，愿意出警了，然后在没有交通堵塞的情况下用最快速度赶过来，怎么也得要十几分钟吧，而我刚才说过，子弹的速度是650米每秒，也就是说，在您拒绝任务后不到一秒钟内您的拒绝将毫无意义。实际上，我很怀疑您能否拨通那个110。”

这帮人到底是什么人！有种巨石般的恐惧向自己压过来，压迫得D呼吸困难。强力镇定一下，走到窗户跟前，

小心拉开窗帘，用眼睛扫了一下外边。外面也是这么高高的楼，都是些密密麻麻的小窗户。是不是躲在什么地方监视我？

“您现在可以转一下身，”电话那端突然来了这么一句话，D 不由自主地按他的话刚转身，砰的一声，放在茶几中央的喝水玻璃杯一下子全碎了！碎片都散落在茶几上和周围地板上。浑身汗毛都竖了起来，脑子嗡得一下，人整个要窒息的感觉。

这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。两腿软得不行，就要瘫下去，只好用手扶着沙发边一屁股坐在了沙发上。嘴巴张着，大口地喘着气，脑子里一片空白。呆呆地坐在那儿……不知道时间过了多久了，慢慢有了点意识，但心脏刚才还跳得很快，现在却变得跟石头一样，麻麻的，好像都没了神经一样。接着有一种剧烈的疼痛感隐隐地从身体中心开始向四周扩散，非常难受。一阵风透过打碎了的窗户吹进来把窗帘吹得乱飞。

“看到这每秒 650 米的速度了吧？”那边传来声音，有些调侃的味道。

这，这是怎么回事儿，这分明是一个蓄谋已久的阴谋！他们好像是很有计划地冲着自己来的。现在怎么办，能去报警吗？现在自己整个人都在他们的监控下，他的一举一动这帮家伙全都知道！更别说警车一鸣笛，自己提前一命呜呼了。妈的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啊？

“你，你们是干什么的？”D 越发害怕起来，而且觉得很冤枉。到底哪儿出了问题，我跟别人也没什么仇啊。

“这个问题我回答过一次，我也说过我们都不想浪费时

间，不过我还是想耐心地再次跟您说明一下。我们是一个公司，叫死亡游戏公司。公司雇佣人员去帮助解决想自杀的人的性命。那些很多想自杀的人要么没勇气，要么不知道有效的方法，所以就由我们来帮他们解决了。至于为什么还会有这种业务，怎么盈利，这些都应该是领导们去考虑的问题，跟雇员是没有多大关系吧。所以我的建议是您现在穿好衣服，好好上班就可以，就像平常一样。然后执行我最初告诉您的工作任务。当然，那把枪您最好带上，会很管用的。”

任务，D想了想，什么任务？怎么想不起来了，该死。不由得说了出来，“什么任务？”

“哦，狄先生，您又让我重复一遍，这是不好的习惯，不过还好，还没到九点。我再说一遍，您一会儿上班去到您的公司，您的公司在兆坤大厦，对吧，您在那个大楼范围内找到一个人，这个人想要自杀，您只要找到这个人，然后干掉他就行。”看来这家伙是什么都知道。

“我，我怎么知道他想自杀？”

“我都告诉你了，那就不是游戏了。不过不用太担心，公司会有安排。但是要注意，找到这个想自杀的人一定得有证据，不能随便冒充。”

“什么？还要什么证据？”

“记住，第一，整个任务必须在24小时内完成；第二个也是刚才说过的，就是找人范围必须在兆坤大厦范围内，第三，不能关手机，要时刻保持通话。我们的游戏九点正式开始，您现在还有几分钟时间问问题。”这家伙根本没理会D。

“哦，那，那你说多长时间，为什么只给二十四小时？”

“您又在浪费时间，我已经说过二十四小时了。这种没

必要的问题只是在浪费您自己的时间。”

“你，你们到底是什么人？是谁让你们这么做的？有话当面好好说嘛，为什么是我啊，我也没犯什么错啊！”

D 觉得真的很冤枉。脑子里怎么也想不起来得罪谁了，得罪谁也不至于让自己去杀人吧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啊。为什么，凭什么是我啊。

“我说过这只是公司的业务。公司还有很多这种雇员，您只是其中之一而已。至于为什么选择了您，我也不清楚。可能就是因为您太普通了吧，反正这是上级的指定。公司做事情肯定有它的理由，你就照着执行就行。我想我说得够清楚了，这甚至有些超出了我的职责范围。现在您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吗？”

荒唐，真的是很荒唐的故事。还照着做，妈的，一听这句话 D 就窝火。脑子里想起来前几天被领导叫进办公室的事儿。去了，大头子就问一些无关痛痒的小问题，又问最近压力大不大之类的，弄得 D 还有些冲动，也发了一些愚蠢的感慨。结果领导接着 D 的话，说跟 OC 公司的那个合作项目就别再做了，让明正来做。这个单子 D 已经跟了很久，前面辛苦的活儿都干了，现在给别人这算什么事儿啊。

“部长，我看明正那边好像也很忙，月底前我肯定能拿下来。”

“我心里有数，你就别管了，照着做就行。”

照着做就行，靠，说的简单。但 D 又能怎么办，这些年来自己为了公司，为了那个经理职位，真是除了杀人其他的啥都干过了。都熬到这份上，总不能前功尽弃吧……

“那我问你，你们怎么能保证我完成任务后就没事儿？”

“唔，这保证得看您的表现。你信了就有保证，不信就只有死亡的保证了。希望您表现好一些，呵呵。好，现在准备一下，九点正式开始，我们对好时间——现在是差半分钟九点，到明天九点整结束，一秒钟也不能拖。祝您好运！”

“等，等一下……”

这小子挂了。说话夹杂着那一副高高在上的味道还在耳边回响。靠！D看了看表，九点了，这事儿能干吗，上路，上哪里？突然懵了。这个家伙突然挂断了电话，自己却感觉好像失去了唯一的救命稻草一样。这算什么，就这样了？没有时间磨蹭了，是的，只有二十四小时，确切地说还不到二十四小时，秒针已经越过正上方的十二，开始滴答地加紧压迫自己的心脏。

## 第二章 上午九点

赶紧收拾东西。衣服穿好，公文包拿好，手机、手表都没问题。是，还有一把手枪，一把真手枪——看着就让人心跳加速，干脆扔进了公文包里。平时里面也没放什么，就是文件之类的，偶尔还有一些现金，今天算是有了新用途，否则都不知道怎么处置这把枪了。

放进去，出门的时候看见门口鱼缸里的小金鱼全死了，一个个漂浮在水面上。那些鱼们突突的，泛着死光的眼睛都在直勾勾地盯着 D 看，妈的，有股要呕吐的感觉不断地从心底冒出。

强压制住，坐上电梯冲向地下停车场。坐进车里一边插上车钥匙发动汽车，一边又看了看手表，九点零四分，还好，才过了四分钟，应该算快了吧，算快吗？妈的，以前也就是怕上班迟到，现在可是要搭上自己命的事儿。车子发动起来，疯子一样驶出了停车场。上了马路，没走多远就停住了，看见前面的一排排车子就是不动弹，使劲拍了一下自己脑袋。都什么脑子，这几天四环朝海路那边又在翻修，要是出个交通事故啥的连退也退不了。天天被堵车折磨成神经质的人把这么常识性的问题给忘了。

D 干脆右转弯，直接开到五四角地铁站。把车停在地铁

停车场后下车走向地铁。这也是他在堵车的时候惯用的方法。现在是没车的挤公交，有车的挤马路，你要急，就得先学会挤。相比之下，挤地铁时间上更有保障。

又看了看表，九点十六分。匆匆跑下地铁楼梯的时候又一个常识性的问题出现了——可以前从来没觉得是问题的问题。每个地铁站入口处都有一个巨大的机器，给每个匆忙赶路的人设置了不大不小的障碍——安检扫描仪，扫描每个人所携带的包和行李。那手提包放进去，里面装了什么东西都一览无余。一把手枪，一把叫什么勃朗宁的手枪还在里面！立即想到了往身上转移。毕竟这里不是机场，现在还不检查身体。可这会儿自己已经在下地铁的自动扶梯上了。手赶紧伸进去很快摸到了那把枪，悄悄拿了出来，那东西还真不小，沉甸甸的，塞进前面的裤子里，然后用西服外套一挡，还好，鼓得不是很明显，这就到了安检处。

包是放进去了，可心跳不止。看到自己的包刚从安检机器里出了个头，D跨上前一把抓起，冲向检票口。往检票器里塞进票卡，却怎么也塞不进去。怎么了这是，用力一推，只塞进了一点，卡住了，拔出来想重新塞进去，却用力过猛，干脆把卡给折断在里面。靠，真是蠢到了家。这不是票，是一卡通！根本就不用往里塞，只要在上面轻轻点一下就可以。

看见D在检票口磨蹭，有一个地铁工作人员正往这边走过来。妈的，这可怎么办。当那个人快到跟前的时候D终于把卡在里面的一卡通拔了出来，松了一口气。但是卡已经折断，没法用了。只好到自动售票机那里，重新购买车票的时候看见自己的手还在颤抖。